

# 象形字的「聲化」及孳乳能力淺析

史建偉

南開大學漢語言文化學院

## 一、象形字的「聲化」

象形是「六書」之一法，是漢字創造的基礎。縱觀象形字從甲骨文、金文、小篆到後來的隸書、楷書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出象形字的圖繪性逐漸減弱而符號性逐漸增強，象形字以形示義的功能也相應地降低。為了以形顯義，不少象形字便逐漸為新的、其他的造字方法所取代。尤其是形聲造字法出現以後，有相當一部分的象形字向形聲化方向發展，轉化成了形聲字，這便是象形字的「聲化」現象。

象形字的「聲化」是象形字演變發展過程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經過分析研究，象形字的「聲化」大致有以下三種情況：

第一，由於象形字所表示的客觀實物外形近似，造出的象形字也相似，為了顯現不同，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其中的某個象形字就加注音符變成了形聲字。例如：

「鹿」，《說文解字》上鹿部：「獸也，象頭角四足之形。」「麕」，《說文解字》解作「鹿子也」。「麋」，《說文解字》解作「鹿屬」。三者為同類，在甲骨文中均為象形字，雖然造字者有意在鹿角上作文章，把「鹿」畫成樹枝狀角，「麕」為小鹿無角，「麋」的角垂向一側，但從字形上看仍然很近似。為了突顯其區別，人們就只留下「鹿」字作為一個基本字，而把另外兩個字變成了從鹿弭聲、從鹿米聲的形聲字，使得這三個字既能互相區別，又可以從字形上了解其種屬關係。



「鷄」和「鳥」同屬禽類，實物形體很相似，甲骨文、金文中依實物之形創造出的象形字也很近似，都是頭、喙、足、尾、冠、花羽俱全，這就給識讀造成了困難。為了解決這一矛盾，古人便在象形字「鷄」的旁邊加上了表示讀音的「奚」，又由於類化的原因，換「鷄」的象形成分為「鳥」或「佳」，從而把「鷄」從象形字變成了從「鳥」或從「佳」、「奚」聲的形聲字。

在甲骨文中，「星」、「雹」均為象形字，且形體差別極小，為了防止交際中的混亂，「星」字後來便加了「生」作聲符，由一個象形字變成了形聲字。

第二，文字體系的類化現象也使得象形字向形聲化方向發展。

漢字是表意體系的文字，運用漢字的人往往有這樣一個心理：希望意義相近或同

一意義類屬的文字在形體上有相同的表義成分。從這種心理出發，我們常常把那些游離於類屬之外的文字加上一個類屬符號，吸收入相應的集合中，這就是漢字的類化。漢字類化的結果使原來的象形字由表義相應地變成了表音的聲符或聲兼意的成分，而新加的類屬符號則成為表義的形符，獨體的象形字也就類化成合體的形聲字。例如：

「雲」，《說文解字》十一下雲部解作「山川<sup>五</sup>也，從雨，云象回轉形……古文省雨，亦古文雲」。從出土的甲骨文形體看，「雲」的初文應為「云」，就是象回轉的雲氣之形。因云為天象之屬，後在單純的象形字上加「雨」旁，以標舉義類。這樣，原來象云回轉之形的象形字就變成了從雨云聲的形聲字。

「雷」字在甲骨文、金文中是一個象形字，後加「雨」旁類化成一個形聲字，其道理應和「雲」的演化相同。

「蜀」字甲骨文形體是蠶蟲的象形，《說文解字》十三上虫部解作「葵中蠶也」，後加類屬符號「虫」，變成了象形字。蔣善國說：「增加義符，大大加強了文字的表意作用，因為是在象形文字添加義符的，字音雖不變，字義卻比原來進一步地明確了。」<sup>1</sup>

第三，自從假借方法出現以來，很多的象形字被借用來表示與原來意義毫無關係的其他概念，而本義卻漸漸隱晦不顯。大家為了表示其本義，便在原象形字上增加聲符或聲符，使之成為形聲字。例如：

「其」本為箕箕的象形，為「箕」之本字。後假借為語言中的虛詞，本義不顯，大家為了表示其本義，便在原字上加「竹」旁，造出形聲字「箕」。

「午」為杵之象形，後因假借為地支之字，古人就在「午」上加「木」旁，造出「杵」字以顯本義。

「自」在甲骨文中是人的鼻子的象形字，《說文解字》四上自部解作：「鼻也，象鼻形。」但是由於後來「自」字被假借為「自己」的代稱，「鼻」這個概念便無形可寄，古人只能在「自」下加聲符，造出「鼻」這個形聲字來表本義。

## 二、象形字的孳乳能力考察

象形字的創造，奠定了漢字體系的基礎，可以說沒有象形字就沒有龐大的漢文字體系。但是，在孳乳新字的能力上，象形字之間是有明顯的強弱之分的。

第一，象形字的孳乳能力和它所代表的詞在語言中的使用頻率高低成正比。

文字是語言的書寫符號，是人類輔助性的交際工具，它受到語言的制約，時刻反映語言的變化，文字的孳乳也不例外。因此，如果某個象形字所代表的語言中使用頻率高的詞，那麼這個象形字的孳乳能力較那些使用頻率低的象形字就強得多。反之亦

1 《形聲字的分析》，《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1957年第4期。

然。從《說文解字》各個象形字部首收字的多寡上就能很清楚地看出這一現象的存在。現將統字五十以上的象形字部首分析統計表列如下(依中華書局1963年版統計)：

象形字部首	統字數目	新附字數目
水	467	23
艸	444	13
木	420	12
手	264	13
心	262	13
糸	247	9
人	244	18
女	237	7
金	196	7
口	179	10
虫	152	7
竹	143	5
肉	139	5
土	130	13
玉	125	14
鳥	115	4
衣	115	3
馬	114	5
目	112	6
火	111	6
魚	102	3
車	98	3
頁	92	1
阜	91	2
禾	86	2
足	84	7
犬	82	4
宀	70	3
日	69	16
酉	66	6

刀	61	4
巾	61	9
示	59	4
貝	58	9
門	56	5
山	52	12
穴	50	0

以上這些象形字部首所代表的都是語言中的基本詞，它們在語言中的活動能力最強，使用頻率最高，因此，它們的孳乳能力也就很強，由它們構成的新字就必然很多。反之，那些代表語言中的非基本詞的象形字部首，因為它們在語言中的活動能力相對弱，孳乳能力也就比較弱，所組成的新字就相應地少得多。例如：「巴」字在《說文解字》中只收入一個部屬字；「目」字收入兩個部屬字；而「它」、「亞」和「丁」等象形字同樣構字很少，有的就只是一個無字統轄的部首。如果把那些意義相同或相近的象形字在孳乳能力上進行比較，所得結論不僅與上面一致，而且更加具體明確。例如：

象形字	構字數目	備注
{ 足	84+7	其中7個新附字
{ 疋	2	
{ 戶	9	其中5個新附字
{ 門	56+5	
{ 爪	3	其中13個新附字
{ 乚	7	
{ 又	27	
{ 扌	1	
{ 手	264+13	

以上三組是意義相近的象形字的集合，但是由於它們所標示的詞在語言中的使用頻率不同，其孳乳能力也就有了強弱之分：使用頻率高的「足」、「手」、「門」孳乳能力較其他的象形字強幾倍，甚至是幾十倍。

第二，表示類屬概念的象形字的孳乳能力要強得多。

類概念的加強，反映在文字上就是同一類的詞造字時採用同一個形符，這個形符稱為類符。而表示寬泛意義的象形字，表示類屬概念的象形字常常作為類符出現，造出許多合體字；而表示具體意義的象形字孳乳能力就很弱，且有被吞併的可能。例如：

象形字	構字數目	備注
女	237+7	其中7個新附字 歸入「女」部
	1	
佳	38	其中4個新附字
	115+4	
鳥	0	歸入「鳥」部
鳥	0	
燕	0	
鳥	0	
焉	0	
禾	86+2	其中2個新附字
	7	
來	1	

以上三組象形字中，孳乳能力強的「鳥」、「佳」、「禾」、「女」均表示類屬概念，表義較寬泛；而其他的象形字都表示個體概念，表義具體，孳乳能力也很弱。

第三，象形字孳乳能力的強弱也和社會風習、文化傳統有著密切的關係。如果一種文化風習、思想意識在某一歷史時期盛行，那麼和這一社會現象有關的文字的數量也就迅速增加，以滿足我們的交際需求。例如人類社會經歷了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發展過程，女性的社會地位也經歷了一個由高到低的轉變。反映在文字上，由「女」組成的漢字的數量從甲骨文開始就相當多，達到八十五個，金文有七十三個，《說文解字》所收的從「女」的字更高達二百三十七個，與「人」字的構字數基本相同。在甲骨文、金文中從「女」的字大都為褒義詞，但同時貶義詞的數量呈增長的趨勢。

中國人從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開始就懂得用玉。最初只是為了扮美自己，後來則發展為以玉比德，玉從單純的一塊石頭變得價值連城。與此同時，文字中由「玉」組成的字也成倍增長，甲骨文有兩個，金文有十三個；而《說文解字》則高達一百二十六個。從而說明「玉」字的增多是和我們的尚玉思想分不開的。

甲骨文中從「示」的字有二十二個，金文二十六個，《說文解字》五十九個，呈穩步增長的趨勢。這也是前人崇祖先、敬鬼神、每事必卜、每神必祭的真實寫照。

象形字孳乳能力的強弱並非上面某一因素單獨作用的結果，而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研究這個問題時應進行多方面的綜合分析。象形字是漢字創造的基礎，象形字的研究也是文字學的基礎研究。因此，對象形字的研究理應重視。